



明齋言行錄

集附

甲

言行

共甲

特別
文 7
4093



門又得
第 4093
卷

明齋先生言行錄



凡例

一分類從先生所編牛溪先生年譜補遺之例為

三目

懷川事屬
之出處

一是編以敬庵一庵所記為主門人劄錄以各舉
一端之義抄刪類附而雖記有小疵無傷大體
者亦入錄覽者詳焉

一先生編補遺書抄載文集草本今亦做此據文
集草本從類採入而先生已庚年間在炭翁席
上有若干劄錄故並抄付焉

一拾遺盡載所從聞所考據以徵其實

採輯諸錄

文集劄記草本

遺事

從孫 東洙錄

三逮錄

孫 東源錄

質疑錄

門人閔以升錄

曾門日記

門人權 練錄

酉峯日錄

門人李 澳錄

甌山錄

門人金道成錄

倦游錄

門人尹周翊錄

戒子編

門人宋命賢錄

北學錄

門人金瑞寅錄

拾遺錄

族曾孫光紹錄

目錄

卷之一

德行上

卷之二

德行下

卷之三

出處

月齋言行錄

二

卷之四

問答上

卷之五

問答下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德行上

先生德性仁恕氣稟清和如精金美玉自幼又孺染
庭訓沉潛禮法學博而守約平實而純篤蔚為一

世之宗儒 遺事 下同

平居夙興盥櫛衣冠淨掃室堂正案對書冊終日欽
欽如也居閒處獨如對賓友東沐自幼侍側未或
見其有怠倦偃息之時也日用巨細動不外於繩
墨興寢有定時飲啖有定數匕箸舉措必齊整出
入升降杖屨頓放必有常處焉

先生受氣清粹少日不甚完厚充養既積氣力浸強
年踰大耋而益康旺顏顏粹潤瑩然玉色聰明不
減於少時及寢疾委篤之中神識愈益清明比屬
續晏如平日

先生守道山樊八十有餘歲正學大義嶷然為斯文
世道之重儒林尊其德鄉黨歆其化以至小民婦
孺亦皆慕悅而敬信雖平日異趣者一瞻顏儀未
有不私相歎仰焉

先生大耋之後凡大小祭祀朔節叅禮必躬行雨雪
寒暑不廢晨謁子弟或以為請先生曰今吾筋力

尚可強到不可強時自當不能為也祭時必沐浴

致潔雖隆冬不廢既祭顏色之戚終日無改晨謁至癸

而此九月

教子孫各因其材而諄諄啓導有過失必從容戒飭
不加聲色而自然畏服省悟東洙少時欲廢舉而
未能決先生語之曰疑則怠決則勉須從汝志無
或越趨兩占也及其廢舉不以為無似導之以向
上之功眷勵備至冀其有成也又謂東源終能保
守家業平日甚期重之及寢疾作詩云云勉以慎
齋之功先生之微意可見

待宗族一於和其有過必以溫言善諭常曰聲氣最
害事農窩公嘗言先君子於族人過失誨責無假
貸故皆知敬畏不敢爲非今伯氏過於仁恕恐宗
門後生有狃慢之漸蓋先生欲以雍和合族慮有
責善傷恩之悔而亦不無古今異宜也

接人以誠意自牧以謙卑老少貴賤曲盡其宜雖大
耄客至必整冠帶下堂迎送如禮尤致意於死喪
吊慰書儀惟謹與人酬酢雅言之外不論人長短
不及時事臧否

讀書一依栗谷先生工程次序常語學者曰程子論

窮格其道非一端而讀書講明義理爲尤切今之
欲窮格者捨讀書而徒馳心於名物之微天地之
遠卽心無頓著終不免騖虛之歸又曰立志務實
二者廢其一難乎爲學矣觀於訓牖學子者而先
生之所自用功可見矣

人士有請業者必使先看擊豕要訣朱門旨訣兩書
以立其本又依牛粟所定讀書次第循序課誨專
意下學俾無躐等騖虛之弊又必待其疑問而後
方爲解釋不強語以所不可知者故來學者才有
大小而莫不虛往實返嘗語學者曰熟讀詩書語

孟熟看綱目學識自當進

先生於經傳無不貫通誦熟人或問輒引據出處並舉其小註而解說之亶亶不窮又深於禮凡疑變之來質者一一證援古經旁引先儒說裁酌情文以應之

或言先生宜有著述以惠學者先生曰著述豈後學所敢為聖經賢傳垂教後世者無所不備而程朱以後固無事於著述矣學者但當就此熟讀精思真知力踐而已不務此而徒事著述非務實之學也先生之言蓋不敢以作者自居而開牖學子真

實做工之意亦切矣

先生平居不經意生事家甚旁落而處之晏如糲飯麤衣隨分而已未嘗以累心尤嚴於辭受守宰饋遺或有米布之類謹守家庭遺矩雖於親厚未或以一物自累也東洙竊識之昔年於歲饋節廟其有分者受之否則辭之晚年則雖於所受者少留之而還其餘嘗請其故先生曰近以官名漸高饋遺亦漸豐盡受之心不安故也

先生幼時有逸廡入內庭衆皆聚觀先生獨讀書不輟既而問廡安在祖妣成夫人曰來何遲也對曰

讀書未足遍數故爾夫人笑曰失鹿者豈待汝讀
畢去已久矣三逮錄下同

七八歲時適家中尊長俱不在成夫人命諸孫兒行
家廟叅禮纔叅神諸兒忽羣笑先生獨端拱正容
不少改夫人從後見之以告八松公曰此兒異常
兒也

丁丑母夫人殉節江都先生與姊朴夫人率婢僕手
整衣衾入棺殯于所儼居之廳下掘土厚覆置石
八塊於四隅中鋪炭末以識其處哭辭而去是時
先生纔九歲朴夫人十歲也方危急時腰帶中出

一小帖子紀系牒者授朴夫人曰如有相失姊氏

女子也以此識認仍令熟誦世系既而果相失朴

夫人見我國人輒以系帖披訴至義州御史李公

時棣與老先生交厚見而贖還之右三條朴夫人所傳

江都既陷賊兵驅去城中人先生兄弟俱被掠在金

浦虜陣中下城後質畫使朴潢與虜將自南漢來

約還江都被擄人一千五百遂得脫還入江都婢

冬節負先生而行先生常以李夫人復衣苧衫貼

背在虜陣十餘日終不失墜及歸以此衫成立帛

之禮因留作遺衣冬節至辛酉間死詳說其時事

如此云光紹嘗聞諸一庵江都禍變時終始賴婢子冬節忠勤冬節為江都人鄭把摠者所畜故丙子實主於鄭家李夫人歿冬節與鄭出得一具棺以殯及自虜陣歸冬節負先生復還鄭家至三月老先生始入江都以喪歸冬節老死無子先生始為祭之迄于癸巳

冬節又言先生在虜陣時常抱持一卷書問何書也曰所讀大學也今持此何用曰未死之前何可捨乎

丁丑八松公以斥和謫永同先生從焉以不能在喪側為至痛每朝夕輒發聲號哭八松公諭止之曰長者之側無得任情傷我懷也後只於朔望哀哭失聲朝夕於屏處泣血既暮而祥猶食素長者勸

之肉對曰兒之情事異於人守制又不能如人豈忍食肉乎淚隨言零長者亦不得強焉

幼時有咏蜘蛛詩曰蜘蛛結網罟橫截下與上為語蜻蜒子慎勿蒼前向浦渚趙先生聞之曰此子充其志仁不可勝用矣又有詩曰裸體牕間卧偃蹇

明月下超然忘世紛我是何為者市南俞先生笑謂老先生曰觀此詩意恐兄不能受三牲之養也

上詩在八歲間下詩在十一歲間云市南嘗語老先生曰此兒雖小對之令人自有起敬之心同居錦山時

市南嘗以氣化人事擬策問諸生見先生所製歎賞
曰兩漢文文章程朱議論一時膾炙人口或有勸以
應舉者不屑也

右四條農
窩所傳

先生自言少時求硯匣於族人之爲官者先子見而
戒之自是不敢復向人有求也

先生居文敬公喪也衣袖着淚盡腐鄉中老人多傳
之者

居憂時以紙囊盛炒鹽拌倭椒掛在坐後三年內只
以此下飯

進士時舉先生庶叔也有鑑識子弟嘗問先生於做

事上如何曰也能做事已酉老先生喪時八月初
一日發引晦日返哭哀遽之際行事與墓祭等節
無不自管而一月之久五百里之遠上下百餘人
之衆無一物遺忘無一事差錯若當大事自可不
動聲色而集矣

先生平日以母夫人不以壽終爲至痛居處服食淡
素以自苦末年語東源曰余平日之志如此然汝
父養老亦以各伸子志故輕煖甘軟若固有焉心
甚不安

慈氏嘗言人於父母舅姑之事巨細盡見故不能無

一分疑於心者余事尊舅殆四十年無一言一事
少有私惑每有聖人果何如之心平生庶幾吾子
孫或有能肖我尊舅者雖至形貌亦無一分近似
者矣

東源生及先生六旬之時猶及見先生置籌讀朱子
書至六十七八歲猶不廢讀時必正襟危坐對案
低聲諷詠間有高聲朗誦之時想其遇會心處也
中夜擁衾坐微誦中庸大學太極圖說通書西銘等
書至八耄後猶然時常微吟詩經曰吾十三歲時
讀詩其後復一讀今誦之無一句記不起讀書須

及早也十五歲以前經書須盡讀雖未知奧義且
熟其句讀句讀熟而後方可漸次講究也

嘗言十五歲時讀書經一夜誦至洪範次夜誦旅爨
以下如是誦百餘遍遂終身不忘讀書不可不誦
熟也

曆書頭列書朱子大全篇名每十遍畫一墨計之往
往有三四百遍者

先生夜二更末就寢昧爽而起戶外百步之內僅辨
人馬東源侍側二十年間未嘗見一日或早或晏
整屢衾枕合眼少坐既盥洗謁家廟廟前有竹林

捨杖竹間趨而前再拜於兩階間而退庚辰往交
河時焚香告廟而行歸亦如之往淨寺時只行再
拜禮歸亦如之此外無他出入或有當日往還則
鞠躬一揖於兩階間歸亦如之

廟中出入之際衣裾不動升降趨蹌不聞靴聲

己卯有家廟改構之役移奉於外室自處附舍而中
間小堂廢不用戒侍者勿敢高聲語召奴僕亦令
遠出而呼之

祭物務精潔不苟備器數戒家人曰祭祀誠而已一
毫有苟艱之念如不祭也雖一二器湯一二帶炙

盡誠可也

祭時俎豆之餘必令度置罷祭後始敢用凡祭物尚
質如鰻魚文魚之類用全者常曰祭品異於常饌
裁割細巧反不敬也

祭時必令淨掃內外潔滌器皿少有不盡心者雖年
多者罷祭後撻而警之

致齋之日終日危坐非祀事未有命戒客至則辭以
齋預告學子曰某日有齋勿來也

將祭之夕雖就卧未嘗寐夜半起梳洗待雞行事
既大耋人有以朱子七十傳重之義奉問者先生曰

今筋力尚可行不敢代以子也

八十後朔望參猶躬自出主焚香降神參神以後俯伏階下位子孫代斟酒及徹筋躬自納主辭神而退

祖考妣忌日宗家在京不能參祀至曉必展哭墓前

墓距所居里許伯叔父母忌日未參則夜半起坐達曙

忌辰行素考妣四日祖考妣三日曾祖考妣二日高

祖考妣一日至易簣前無改伯叔父母及慎齋市

南炭翁亦皆二日七十後始行一日

外氏無嗣先生奉其祀七十以後猶躬行時祀忌祀

朔望則瞻拜而已

祭已秋先生患末疾痲瘧當次日值外祖妣諱辰猶力疾將事子弟諫止終不聽

人家多以長房之禮來問先生每言長房奉祀既不

可廢而實無善處之道嘗語宗人曰我死後木川

從弟為長房而窮無子孫又無祠宇何以奉祀主

及吾在時立廟于墓下吾身後移奉于此定有司

以長房名旁題行祀以至親盡可也遂立議定行

從弟唐津播病篤適李光州益命來見言將轉候病

所先生手摘盆梳屬李傳之曰聞此為藥餌所須

仍泫然曰恐是末疾也李每言此事曰同堂之間未嘗見有至情如此者李是先生外從之子

嘗曰子敬德有所失能自覺覺之能勇捨不再蹈此人所難及處

德浦公家在相望地德浦沒後先生開戶佇望未嘗不淚下

嘗曰子恕農為官朝決歸計暮已就道不但勇決官事皆有緒無難處故耳

辭受甚嚴斗米以上皆却之然農窩為邑宰月送米則受之若固有也以子弟奉父兄之道然也先人

作宰時農窩亦然

農窩宅隔一小岡徑由松林常携杖往來農窩輒隨送至松下相與徘徊吟弄或拄杖而立或倚松而坐悠然有風雪之想

農窩末年鰥獨常處墳菴先生每就與之同處相對無一語時以粉帖書數字代言語時農窩微有聾症得一

味必分送

四方人士多出入門下搢紳之南北過者亦無不謁農窩每感然曰崖松馬鬣欲枯山蹊蹄轍成路居然似貴家門庭先生笑曰居斯世也人事應接

亦不能無也

農富之喪既成服而歸有來吊者具經出小軒哭而拜之

庶弟積城拙居京來每食必與對案去則戀戀不忍

別倚牕目送之泫然不能自抑疾革時口號訣書

辭意懇至力疾手書簡面見者感動

嘗戒庶弟挹曰在己者做得盡在人者何與焉知命

則外物不能撓安分則隨遇自得

叔母安夫人庶尹公後配來寓長洞墓下間一峻坂

相去里許先生年踰五十而日步往候之

東源幼時見沃川公抗來過先生下庭拜迎送見其

騎馬而後升堂沃川於先生為從祖兄弟而長一

歲也

童土公小室年老窮居凡有所得必先送之先人宰

金溝時每令致餽問曰此家中尊屬之人不可忽

也

宗中作宰者或踰三四人輒有憂懼之色考最得謹

慎守法等語甚喜

積城以郵丞有褒啓先生喜曰能不辱家法可幸若

或有一分要名之事亦可羞也

嘗曰宗人有不善不可想視一人之善惡一門之榮辱也又曰當以祖先一視之心為心

宗黨有過或子孫不以告曰他人聞之則必深責曰汝輩不知規正又不我告一家之義豈如是衰薄是以路人待宗族也

知舊少輩來謁必問其所業雖小技末藝若有所為則喜見于色若對以無所為則必誠之曰人生世間豈可惰其四肢無所為而終身乎

人或以累見於鄉黨而出於迷誤則亦不輕加斥絕導之悔改曰凡人自非罪犯倫紀無不可改之過

嘗戒子姪曰最不可絕物使人無自新之路又曰嫌路不宜太廣

撫僮僕以恩慈而御之甚莊有罪未嘗赦農窩嘗曰伯氏性慈仁而御下嚴云以此奴僕愛而畏之

曆書有曰錢宗族之喪雖殤自襲斂至成服日往護之五十以後漸殺六十後非尊屬喪不躬臨也兄弟則往哭之八十三歲時哭宗姪泰仁喪於十里地蓋平日待宗子宗孫異於他子姪

一家有喪哀慼賻恤輕重戚疏莫不稱情雖緦小功聞訃必設位袒免哭食素比葬食素

朋友之喪義重者為之服如玄石西溪明村羅公龍良佐

村趙公得重俱三月門人亦以朋友之服服之如成汝

中善閔彥暉升以三月其他親舊訃至皆設位哭行

素三日或一二日以至於一不肉里中民平日服

習者聞其死亦為之却肉

親戚之遭喪者來必哭以相見癸巳冬寢疾也族子

注書教頌新遭憂來候命侍人扶起離寢褥握手哭

良久

雖一家子姪持衰者必禮貌之異於常日

知舊之有喪者以事來見必為之定舍館先往吊哭

至末年無改

子弟有行事則前數日夜靜召之前諄諄告行李謹

慎歷路叅尋與人酬酢等事其有京行戒以勿與

論議居官者告以愛民奉公清簡律身勤謹守法

之方雖微細事為無不反復申誠至於旅舍止宿

之宜亦皆一一教飭焉

子弟有登科歸者皆令前一息告來預書告辭來即

詣廟祇謁未嘗設饌會客門庭寂然無事

嘗戒子姪曰為子弟者父母在雖貴不可乘轎如浩

然中分套之屬凡事近於偃便自大者皆不可處

也慎齋先生年六十親在時常着唐鞋云分套老人所着

大履俗名

子孫議昏必先觀家法次觀世誼嘗言炭翁家議女昏不使女知之此為可法

嘗曰兒輩及其未冠當盡讀可讀之書既冠則責以成人自多人事妨功東源既冠始命往拜尊行十八九命修歲時人事於宗族二十後則親戚鄉黨有喪必使往吊又於一家喪必命躬執襲斂曰死喪人所厭惡不可避也且喪禮曰喪而習之可也東源間以事冗不能專意讀書先生曰學問之道無

他心所不安即非義也心所不安不行焉則可矣汝雖不能讀書能勿忘此意則日用事為無非學也病中有病中工夫枕上有枕上工夫以至坐立行步皆有當然之則莫非學也如觀朝報亦必令究其是非曰雖此等須勿泛看必思其何以則合於義若我當之又當何以處之如是看亦窮格之一端也

嘗語東源曰讀書不得於經文叅以章句集註不得於章句集註方可看小註但小註是永樂諸儒臣所編往往多失大註本旨若不能精擇徒為所繳

統汝見吾或舉小註成誦欲為小註工夫恐無益而反有害切戒之

張子修撰教行嘗遭友人非意之干有無我負人之語

先生戒之曰人負我負之說亦不如都忘彼此齊

中慎勿存此畦畛也

文集草本下全

又戒曰人之議已者雖或過情正好聞而加省古人

喜聞過者以此

又曰八洛最忌追逐名流以犯不靜躁進之誡又曰

只當以本分自處切不可干預時論

子弟在邑時戒之曰俗所謂循例皆坑塹也以例而

為之發覺則入罪不可以例而免不問例之有無

惟義理之是非則心無愧矣

又曰居官者切不可乘怒杖人雖可杖者怒息後杖

之可也

又曰勤謹二字非但學者之勉務實居官要訣勤則

事立謹則寡過

又曰事死當厚於養生在官時惟先世祭需豐裕不

可從省減此義不可不知凡事當求於義理不當

從俗

宗人多為守宰先生定示祭需式又諭之曰子孫於

先世祭祀所當盡心有官者亦有古者獻賢之義所以從厚致誠之道豈拘於定式哉且宗子雖為邑宰支子在官者自當依例備送以助祭一切遵行庶幾久遠無替

甲午遺書曰外祖考妣奉祀雖非正禮當初托付之意情義無異所後吾不忍有變於本宗忠教死後移付東潤以終其身以其墓田歲一祭之百世不廢

宗族有以借役村民招怨先生文以諭之曰曾城即我桑梓之鄉自先世以來百有餘年未嘗有怨惡

於人到今族大人衆或不無貽弊村間者不可不猛省兢慎無墜我先世遺矩褻葬之籍賴人力誠不獲已其他私役自今一切停止克去已私保守家法

又為文禁養蠶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我家自先世以來居鄉百年無怨於人者無一毫妨人之事故也此實後人之所當謹守近有一事大為民怨養蠶是也家無種桑而養蠶則不過使奴婢就有桑之家偷竊劫掠而已其利已妨人如何而是與已之自竊何異也茲與宗中約自今不種桑之家無得

養蠶偷弊可以絕民怨可以息各自惕念不失家
法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二

德行下

先生資稟純粹充養深厚後學淺識固不敢窺測造
詣竊以為仁恕謙恭躬行實踐誠信不欺先生有
之矣曾門日記下全

先生氣像弘大德容溫粹祥和之氣溢於面貌常若
充豫然人無賢不肖接其辭氣承其儀容仁醺義
酣莫不感悅而親服焉

平居書冊几案必齊整不使亂錯
暗室中常整襟斂容如在稠衆夜久而寢昧爽而起

非疾病未嘗偃臥歌側朝夕飯後常於齋內或庭
除整步徐行移時而止

庭階有大梅樹花盛開清香馥郁又有五株梧挺立
綠陰遍地值月夕先生時與門弟子徘徊吟弄於
其間

先生接物恭而有禮或草文字作簡牘有客入室雖
常留學子必為之輟筆正坐訓授學子雖狎必拱
手危坐

先生將小解雖少且狎者在坐必以溲器就屏處昏
夜亦然

先生得人書札雖忙未嘗拆裂必先從糊封處徐徐
揭起覽竟又收束箴弄每裁書必手自封緘惟謹
寄子書月日上書父字署

先生待門人如朋友迎送以禮雖少者必字之
先生於言語間或稱引先輩則必稱某先生未嘗單
舉齋號

人或有不當問而問不當言而言者即嘿然不答或
遭非意之干必內自省焉未嘗有尤人意
人或有所問以某事於義理如何者先生必沉思而後
答之雖所問甚淺近亦必少容商量而答之常曰

義理無形未可易以言

訓諸孫亦必親自課授雖甚鍾愛若有違節度不少
饒每日令小兒輩齋會堂中講受九容九思又輪
定其日令察日間事為齋會時令作過者負手鞠
躬逐坐謝過受責使之知愧然後方許入坐

教誨學子各隨其人淺深誘掖諄諄講疑之際或意
有未喻必為叩其兩端而竭焉至象學亦不厭訓
迪與之同聲句讀者屢遍乃止解析文義引物證
諭見其分曉無疑然後令退

農丈謂練曰子近以病眼廢學然學亦多方勿患不

讀書吾兄語嘿動靜無非學也子能如公明宣之
學曾子則勝讀幾卷書矣

先生每謁廟時以一草茵自鋪階下拜畢卷置故處
而退拜伏興跪之節甚安徐

先生有服時家廟叅禮必著黑帶直領

練嘗移棲山庵往來受業一日先生評諭曰吾以先
忌致齊勿來也後在書室先生以時享致齊又令
往留山庵

曾西先生忌日練晡午時就拜先生常時顏貌和潤
是日戚然不寧見鰲黑色著布笠布直領終日危

坐昏後入謁猶不變也子弟亦變常時冠服

生朝不許子孫設饌終日顏色悽然

親黨之喪設位於祠堂前而哭之所知設位於外齋

總功亾日亦必爲之食素至老猶然

先生自奉甚薄雖有子弟官養未嘗兼味麥飯菜羹

不改也雖春夏日長止再食坐側常置一木榼儲

乾果之屬時取啖之有親客亦或以此待之

農丈謂練曰世間實無無慾之人惟見吾伯氏一人而已

農丈嘗除青松府使已做裝就辭先生郡去家遠先

生甚悵惜農丈遽云伯氏惜別如此吾可無赴卽
辭適

客至其或有戚誼者必詳問源派遠近卽於冊子錄
其名系加款接焉

地主來訪必遣子弟造謝必令具刺

知舊門人或請手筆者必爲書聖賢格言以與之
又古詩逢人輒有求所以百事非此二句多爲人
書之

兩湖儒生有爲先生舉疏者歷路欲謁雖平日往來
人皆不許見

親知家子弟有叅鄭津等疏者其人後自悔造門謝

過先生亦不拒之曰何可不與其新也鄭疏侵詆

八月 中宮殿昇遐先生與農丈入縣朝會哭成服

而歸先生平居或著冠 國恤後恒著布笠布袍

布帶視常時布帶稍廣與人書稱狀上雖有私服

書狀中不稱服人有請輓辮者引粟谷先生 國

恤中不製輓事辮之食素久頗憊門下諸人屢為

言不從

綵問于農丈曰先生遭 國恤後綵進禮疑問目受

置案上久不答何也農丈曰伯氏雖微細事處之

皆有意義且須待之

綵家伴來有海味付婢子納于內婢辭曰平日未嘗

見此等饋物之受也今私納之恐有後責

辛酉秋周翊始拜先生于酉峯所居草廬纔三間欲

圮支以一長木先生處其中書籍滿架學子列侍

有閭閻底氣像及歸梅壑徐文名鳳翊安牛山門人先生稱南州高

士問曰昔年見明老真玉人也無少衰否余對曰

先生已過衰年然白面粹容英華外發和氣襲人

未知其少年時又何如也倦游錄

周翊竊矚先生平居接人渾是和氣又有溫而厲不

明齋言行錄卷之三
五
可犯底氣像嘗舉似徐丈徐丈曰君可謂善觀賢者矣昔年吾與鄉中士友共造酉峯請蓬山院長累日不得乃書先生名字於院籍之首以進之先生正色曰寧可迫令爲之吾輩惶懼不覺起立而謝之先生少降色辭使之還坐蓋其樂易多恕而自有嚴毅處令人敬服

先生嘗往農丈所周翊從焉先生整冠携杖緩步而行欲有顧問於周翊必拄杖轉身而立未嘗內顧造次之間動止有度如此農丈聞履聲出戶拱而立先生入室相對怡然良久而歸

農丈嘗曰伯氏雖盛熱危坐終日未見倦色七旬以後或有休息依倚之時始知其衰也於心戚然周翊嘗稟扁齋之意先生曰非吾所自命也仲父童土公嘗書此二字見賜

先生於師友忌日皆不肉嘗早侍丈席先生謂胤子曰今日乃市南先生忌日食用素是時先生七十三歲矣

道成初拜先生先生問曰汝年幾何對以某甲先生屈指曰然則妹氏喪時九歲也能記面目乎對曰始能記憶漸不分明先生泫然曰罹創之初分明

記得十數年後漸不分明汝亦然也愴咽久之蓋
先生丁丑罹禍時亦九歲也年歲偶同不覺感觸
於語次也

道成即先生叔父庶尹
公外孫○甌山錄下全

先生一日與學子對卷講討忽告內舍失火先生起
取祠堂鑰匙而出拱立祠堂前略不問火之由起
亦不及救火事時子弟皆不在唯道成侍先生立
餘人以內近不得從權夫人出立屋後以家藏之
未出為憂先生笑曰火勢未甚則奴僕自可搬出
如其火盛難近亦無奈何何用為無益之憂俄而
火亦熄

先生赴從叔監役公壽席盤中有白鐵器先生請曰

此器色似銀非遺後之物也監役公即令輟去

先生常時生日不御酒饌壬辰夏門人行鄉飲儀適
在生辰翼日仍進饌先生以故托習禮為未安也
命撤去諸門人引罪請進終不許

凡請業者必觀其言行察其誠意而進退之至若綺
紉子弟皆固辭不受遠勢利之嫌也以此先生門
下數有京華人云

先生凡州府例饋不識面者不受雖相識所受唯紙
果之屬而已嘗有知舊寧南邑者遺以兩竹杖頗

華巧却之

從姪敬為監司嘗送米一石先生曰雖監司所用公
然以官物與人在君為濫用在我為犯分切須戒
之

遠族有孤兒無依者簽軍役其母書言其狀先生憇
然欲為圖之農窩以干囑難之先生曰事雖非便
宗屬無告之人吾不忍忽視遂為之方便得免

先生平居常夙興冠服謁家廟退坐書室左右几案
書籍皆秩然整正坐立動容之際抑抑兢兢達于
面背至於進食多寡有定度食時不聞匙箸聲置

匙箸必齊整日用細微皆有成法

戒子編
下全

對賓客專向賓座未嘗左右顧講授之際必正容對
卷視瞻不回

雖鄰里素狎習者將與之講授必施禮貌童幼蒙昧
者馴誘有方有未喻則委曲導告之教學者尤致
意於為已務實辨別義利之功焉

先生每臨紙揮毫精神意像見於行墨點畫之間農
丈曰伯氏寫字時氣像甚好

聞人有喪必手書慰狀曰慰狀只是依禮式又不自
書是借而又借不誠之甚也暮年不能細書始使

子弟代之猶親寫紙尾以致意焉

自記曰余久客思歸已丑留炭翁門下懷不自聊臨水登山

暮而後返聘君授以近思錄橫渠說令讀之下段

曰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余

讀竟不覺憮然有懼意豈以余偷閒而用是警之

歟抑偶然而我乃自愧於心乎日記草本下全

又曰余年已二十六矣尚無端的用心處回思與二

十時無尺寸進古賢所謂年少有志少焉闌珊廢

弛者真實切當不覺惕然汗發自今欲以日用所

為驗之於吾心分別其理慾而勉懲之庶幾有所

持循不遂至於放倒爾寂患者只是志弱不能克

氣感年齒之易得悶伎倆之無改書之以自警

書日記冊面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有志者豈可悠

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哉又曰逸居獨學無

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工夫無由長進又

曰接聞人聽聞話費却一日光陰闕却一日工夫

人之不斷可悶也又曰日月易得而講論未專筋

骸日弛而尤悔山積使人惡縮惶懼殆無自容之

地又曰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

又別書卷後如圖例曰正衣冠尊瞻視自敬重節言

慎動寡尤悔夙興夜寐戒宴安

書例雙書正衣冠尊瞻視以自敬重

三字單書其下又並雙書節言慎動下書寡尤悔雙書夙興夜寐下書戒宴安

光紹嘗修潤先生年譜檢閱舊蹟有先生庚寅讀書

日記一冊逐日書所讀自止日間人事酬應之節

正月讀孟子萬章至盡心二月始讀周易八月畢

九月始禮記晝看家禮夜誦周易食後寫儀禮經

一張十月往留炭翁門下始讀論語六十遍十二

月畢有劄錄兼看前漢書十一月二十日畢又兼

講牛溪先生文集拾遺錄下全

影堂內書冊文籍器用排置一如先生在世時間嘗

一一縑閱凡書札無論長幼尊卑各以類畧置井

并不亂大小文籍如碑誌雜著等本草無一遺漏

皆有手標先生之克勤小物蓋如此先生影子奉安于舊第精

舍釋影堂

德浦嘗言幼時與明齋及養副學敬教同學於祖考初

若無甚優劣及明齋入錦峽三四年忽然超絕等

夷若春水一至巨艦高出茫然不可企及

先生二十四歲時代述輔仁堂儒生祭清陰文遺稿

一時先進名公見而異之問知其為先生筆也歎

賞不已右兩條判尹叔父所傳

先生少時與沈公楷石湖共學一日沈偶以足推硯

匣先生曰凡物當以手持不可以足慢之也沈自

此遇物不敢慢云見沈公行狀

白西村光瑞魯西先生門人也嘗謂子姪曰酉峯丈

日用微事無非可法見其盥洗時頭容不轉側頰

面上下左右如有次第甚從容非如人之忙亂洗

去

又曰嘗來候酉峯食時進飯盤中只一盞而已先生

顧婢子曰醬亦無乎對曰已盡矣先生笑曰飯無

饌如此賓何以堪

又曰戊子間同棲淨水庵先生未明起余言夜尚未

艾也先生曰外則似已明矣時先生年已八十矣

右三條西村之孫尚彥所傳

先生嘗言弟在時每見警以為老後工夫尤不可

弛此實格言

炭翁以其夫人不能往叅本家親忌許其設位行祀

先生請曰至情雖難遏不如遵禮之為正也右二條見

敬庵文字

崔良齋奎言戊午往連山始拜明齋於酉峯時公方

徙家洪州臨發不得從容而德容外睟令人愛敬

見良齋
漫筆

敬庵嘗曰欲識明齋先生姿品德行程伯子行狀一通實為準備而其中覲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一語尤近之矣

判尹叔父東嘗曰昔之大賢吾不及見猶幸及吾明齋先生行義純篤氣像渾粹殆無一點查滓真大賢也

李相公宗城嘗語光紹曰祖父每稱明齋先生造詣淺深有不敢妄揣而殆可謂能踐形者也自家所稟資分是充得盡又曰祖父於懷川終有不能捨底

意及其所謂瑣錄者出然後始慨然捨之故墓文有曰晚年尤嚴於儒先取捨之分即指尼懷事也

李相龜川世弼之孫

酉峯庭畔十餘步有小列泉置小盆其傍先生每日蚤起就盥焉冬月水凍置一小石以開冰取水至老如是

精舍左麓斗起長松簇立就其上筭石為風咏之所謂之松壇每夏間驟雨過遙見大菟山雲氣滃起先生使小童拂草露獨往壇上徘徊吟眺而歸學子或侍往焉

先生待地主極尊敬雖大耋後聞地主來必下堂至

庭外迎送惟謹李縣監淳為邑宰每屏徒從從後

牖而入先生遽起迎拜謝以闕儀李亦謝以煩動

不安右三條金慶恭所傳

光紹祖妣李夫人即先生中表姪女也嘗言先生視

外黨特厚常常邀致款話每見先生入內堂堂中

別置一席權夫人必手自設於賓座先生出權夫

人又捲席置故處以為常

先生家冠昏儀文一遵家禮而婦人用花冠緡衣或

衫牢床亦倣古儀婦見舅姑執贄外又備果三品

脯酒之屬以供見廟之具凡俗例一切不用送女亦倣此

喪事沐浴不用香湯五禮儀國極所用婦人服從家禮去首

經及杖小祥練服初依備要正服不變只練冠及

中衣絞帶斬用布後並練衰裳帶用熟麻蓋從慎

齋晚年說也

虞卒哭小大祥不以酒饌待賓客忌祭亦不餽

四時行時享又行禰祭祧位則惟春秋兩節行祀

生辰之祭以禮無可據三年內亦不行

祭饌餅餌不用諸色如今俗蜜餠石茸果品不炒製

魚肉油煎之羞俗稱以禮所無亦不用蓋從不貴

油蜜果遵先訓不用如俗所謂中平日以祭所不用

不食門人有在官致蜜果者

祭物品式一遵先訓有官享則湯與果皆增為五品

先訓湯果皆三色也

曾西先生墓在交河去尼鄉五百里先生以為代遠

之後後生將有不識墳墓者遺命子孫勝冠以上

列名分排四節依次輪參至今不替右八條家

權夫人之喪門人疑於書旌先生使人問諸德浦德

浦曰從氏雖不敢以官職自處亦不敢以隱遯自

待則婦人之從夫職例也何疑焉先生用其議書

以某封遺命以徵士書旌題主者亦此意也

疾病命侍者移寢處謂長子曰我死後 朝廷有禮

葬等事汝以我遺意上疏辭之可也然或至於屢

煩 天聽則亦未安召訣家人謂冢婦宋氏曰汝

善養我又生佳兒繼我家業平日深所嘉悅也又

語侍者曰吾病如此殆難支過慈氏諱日逐日問

之及是日侍者以告昏昏中見朝日入牕掩抑曰

正慈氏捐生之時也嗚嗚哭不成聲者久之門人

莫不流涕是日命東源剪爪櫛髮與年譜互有詳略○右二條見

祖考洗馬○當時傳易簣前魯城山鳴者三日光

公文字○紹嘗問諸判尹公言是歲正月月中旬

間往月洞宗家忽聞有聲殷殷始如輶大磨既而

漸高如風雷又忽如風吹萬木者諦聽之聲在於

山移時方止翼日又如是比昨少減寺僧言如

是者三日而其初日未之聞也月洞在魯山下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二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三

出處附懷川事

己酉先生屢被 恩命書稟處義於斯文諸丈曰拯

之初欲廢科守志也婦翁見謂若欲為終身自廢

計則親戚師友還往書訊並皆謝絕不出戶庭方

可以充其操其意以為君臣之義人倫之首此不

可行則餘事皆從而廢乃道理之當然也拯意此

言非不直截而竊見古人之遇變者不必盡絕人

事如王裒坐不西向而猶隱居教授 若曰不仕之

義而欲一切廢棄則道理亦恐不然是以不得從

其教意奉家親之命出入於諸先生之門蹤跡漸
 廣心常踧踖而又不容有所伸縮要以公私之間
 立為一限而守之此平日之所自程者也而第志
 不堅而見不明目仍之間實未免有出入處如請
額等儒疏文字或被朋友要責或此實不能守其
緣事關斯文間有固辭不獲者所立之限也至於今日乃欲截然自畫悍然不顧
 一番陳情亦欲闕却陳情者實以思命海下臣
若之衷以則誠恐不近於人情此一事也今此除
冀矜察拜雖云自下推排 息點之加非止一再則姓名
 人地已被 君父之識有矣如此而一向暗閉不

自陳暴非惟不安於私心亦所不敢於私分亦恐
 於義不可如此劉屏山赴興化軍秩滿而歸因謝
之義者也設或當時叔召不免矣此又一事也唯此二
置則或言或動似亦難免矣款不可不熟量盖是一生發足路頭若曰此際悉
 訴微悃目及賤臣不才無用之實狀俾我 君父
 一番俯燭則設使未蒙矜許幽隱之情固已仰達
 泯默待盡更無餘恨極意如此而諸父之見亦以
 每欲無端引疾為不誠而未安故敢構一本文字
 以為早晚冒顛之計未知終以為如何若或陳情
 則疏本頭辭未知何書為正在野曰草莽之臣此

為當稱而恐涉於倨肆而僭踰先正或書前職庶
 官之銜而極則無論官之大小曾不敢冒受今日
 不宜有所揀擇而自居也毋寧遵依慎獨先生遺
 規直書新除之官而加新除授三字則只是曰
 朝命而自名者而可受與不可受義在其中非所
 以承當其官也如此未知無害否區區雖不足道
 亦不容苟且模糊切欲講得十分無甚悖於義情
 者奉以周旋也退得不載文集

先生未嘗一覲天陞而眷禮隆摯自有徵召以來
 未之有也豈君臣心期之感不待聲音笑貌之

接而章疏文字之間忱誠懇款自有以默乎於
 天心者耶癸亥間上意欲必致之史官來守承
 宣繼踵其時先生官位未崇而自上待以優異
 之禮江郊待罪之行玄石朴公來會責以儒者正
 法必欲其出而共國而先生不欲輕變素守且知
 世道之不可有為也終不入晚年上甚欲一見
 屢以不識面為諭先生惶感不已曰平生受恩
 罔極而到今八耄之年已無膺命之路人多勸
 以一出登對陳情辭退而世安有一番呈面之出
 處乎恨不於職卑時一謝恩除耳其時東洙亦

有 召命先生曰汝則待間漫差除早晚一出肅
以伸微分宜矣遺事

先生之不出知者以為抱私痛不知者以為執謙挹
而乃先生之所秉則有焉當天地閉塞之日既不
能出而明義則無寧處而自靖實家庭相傳之微
旨也

先生每於 諭召之下跼躄惶恐若無所措近侍御
命而來接遇盡敬如近 威顏前後四拜祇受
聖旨延昇 王人屏坐鞠躬必先問 玉候安否
次謝遠役之勞苦後及私情之惶感溫辭謙容有

足感人奉使者莫不心悅而歎服焉

凡有頒賜魚果則薦之家廟米菽布帛則均之宗族
書冊則以為受賜而束閣而已尤為虛 君之賜
也奉置案上敬閱盡帙而止凡受賜奉置正廳
案上下階四拜

先生雖未嘗出而需世而憂國一念食息靡間每聞
時政有闕失輒為之愀然憂慨癸巳寢疾時 上
候積月違豫先生頻問加減何如聞有加則焦憂
過甚侍者恐其有損神氣每權辭以對

時輩或以先生已巳無言辛巳有疏為訾是不識語
默之道者也先生自甲子後為朝廷廢斥之人當

己巳之日雖欲有言不可得也及庚午有職名始
可以言矣自念處分已過名號已定不冝無端直
說故辭疏提及定齋之死若叙痛傷之私而葵藿
之語虧分之訟實寓忠慨之悃 肅廟燭其微意
有削黜末減之教若辛巳則其時先生職帶官僚
事變非常豈可無一言以上啓 宸心下安 儲
官哉其或語或默悉出精義之至媚嫉者之哢哢
不足辨也

先生嘗以世道分裂黨議漸痼為深憂或曰調停之
論何如先生曰人有邪正事有是非徒欲彌縫保
合而以為治者未之有也元祐之調停建中之兩
用所以見非於朱子也今之所謂調停不論邪正
是非惟以故注之均停言議之鵲突為務和泥帶
水苟且模稜正朱子之所深非也任國政者誠能
勿以偏私為心而惟義是從惟才是用凡我之施
措云為公正明白使異趣之人亦皆厭服則黨議
自消世道自好矣

癸亥先生歸自江郊赴 召之行周翊入拜先生歷
告前後 恩召之勤進退之難且及玄石迎見江
外勉以必出之事周翊曰玄文已知先生之素志

而必欲勸起何也先生曰和叔之意以為 國家
既有大志則當戮力共圖也兩見抵牾不能合也
徐又曰和叔必不能久於朝矣先生出示道中疏
草周翊奉讀畢仍請曰前日辭疏竊欲一矚未之
得也先生於疏稿中手標己酉乙卯兩疏以示曰
先王朝及今 上嗣服之初陳顓素志者也欲
知我出處觀此兩疏可矣其後玄石果大躡而歸

倦游錄

癸亥先生承 命到江外主於明村家玄石及趙迺
齋持齋來宿要先生入朝共濟國事先生曰吾聞量

而後入未聞入而後量量已量人量時無非量也
今日尤翁之世道難變三戚之門戶難塞西南之
怨隙難平決知其不能辨此而出則為苟出且不
免為惹鬧債國之歸矣玄石不能強焉此說播聞金閔兩家

及懷川皆大恚清城獨曰我是戚里何必怒也○三逮錄下全

先生嘗曰若有武侯之才則固當出而有為既出而
有意於安疆復雪之策則如使燕接虜自是節目
間事若無可為之才則無寧自守吾心之為安也
又曰玄石請去清人年號於 教旨欲以此為出處
節度必如此則不出可也既出何必區區於此等

事耶做事者不如此恐終歸於名目上事業而已
又曰出者當以劉共甫父子為法處者當以屏山
為法共甫父子皆主復雪使燕接虜亦不避

癸亥玄石造朝請召先生共事又貽書以已道相勉
先生答明村曰和之攬掇未已誠可悶使我若如
渠之富有其具何難於一出只是無其具故如此
窘迫耳聖學輯要用賢條末端深言不可強迫虛
名使之僨事之戒此可為今日如吾者之公案恨
無知己者耳文集草本下全

癸亥玄石與懷川議不合狼狽而歸先生答明村曰

一番彙征忽成川洛之勢已有之百年痼疾猶足
以殺人况加以別證耶 聖主至誠求賢銳意圖
治而在下者潰裂如此使 至尊獨憂於上令人
苦痛又曰和叔之可咎則有之當初不量彼此而
欲與之同事是和之失也初年少士類力斥金蓋
而士類未幾玄石又以廟議貳於懷川兩間潰裂
而士類皆右玄石老少指目大行書中川洛云云
事也
又書曰近日事尤翁與和叔當分執其咎而其實和
無所失特以老少新舊之勢不免於歸咎終至於
退此非生於一時之是非也夫公則一私則萬殊

所謂寅協者去私為公事皆合理之謂也今朝廷所謂寅協則唯以和附不立異同為主此正子思所譏於衛國者以此為寅協豈能和衷耶今一番士類已被攻斥而物論愈鬱則彼此攻擊之勢成而栗翁所謂士類歧而盡者不難矣

先生嘗語明村曰今日吾黨之士無論大小鮮有完璧者蓋以本源不充而世緣太重故也所當共加警惕益勉其所以副其名者玄石勸人循分儘是苦心所得也

明村擬憲職先生書曰自古儒者無不出者與隱逸

不同固是常經通義然亦在其人而已何可以一律槩之如高明果有除命將不得不一提丁卯之言以自引罪與其一出而顛頓狼狽無益於世道反為斯文之害無寧終始閉戶之為愈也

戊辰玄石承吏判之召將入赴先生聞而憂之以書規之曰孟子之不動心以有知言養氣之功耳若知得未盡明養得未盡剛則安能無疑懼也在岸上猶可救人同溺無謂也

爰立後崔相國錫貽書勸以一出仰答知遇先生答曰先人常言今日之為士者出則當有為處則當

守分自少所聞如此而某則哀苦私情不同於他人尤不敢為或出或入周旋人事之計玄石生時每以正法常道見勉而終不敢從今以垂死之年變其平生之守未知果得隨時之義耶

庚辰十月禮官以啓聖廟收議事來先生著直領納靴出迎禮官升八命子忠教作儉取筆硯進議辭不敢對禮官去澳問啓聖廟之義如何先生曰趙重峰東還封事論此事甚勤然余意終未安叔梁紇雖誕有大聖既無他功業孟子之父亦未傳名字明朝有人得於不經之書至於立廟然道之所

在尊之而已豈可又以聖賢之父而立廟耶且以顏曾父子位次言之今之從仕者父子或有官位高下之別朝廷自有班次不相嫌碍有所重故也何以異是西峯日錄

辛巳七月拜贊成貳師 別諭特召先生奉置 別

諭於正廳案上下階四拜上堂跪讀又下階四拜憂兢之意形於言色翼日農文來言 別諭新命

息禮有加將何以報答相對憂歎後數日上辭疏

奉疏函正廳案上下階四拜呈縣道魯門日記

崔良齋曰乙亥自湖南歸歷候明齋陪宿一宵先生

性本寬和而語及時事言意頗峻有歎慨玄石之

意仍曰德涵林澹纔過亦以此意言及云云始知

時事又轉一轍到洛見之尤不可為矣見良齋錄

當朝棄疾於年少士類偏倚一邊○拾遺錄故集中有書戒之時事即此也下全

庚寅間有海虞朝家諭召在外大臣門人問倘有

事變先生當何以自處先生曰牛溪先生不赴難

况吾溝壑賤分死於溝壑而已然亦有隨時之義

我則當從吾王又問有難當舉義否曰自知無

才不得有此意思惟當一死明白見一庵

先生終身林下一不出世凡世間之毀譽是非超然

不干而祇為與懷川作緣備受無限橫逆先生悶

彼之固悟悼已之不幸平日以不校無辨為義與

人言未嘗斥其過失嘗曰懷川可疑處始猶歸之

氣質之疵碣銘事後疑惑漸深及草廬禮說及木

川事出始有本源之疑然以有師生之分亦不忍

索言之也門人或言及懷川事則必止之遺事

問今尤草間禮說是非頗紛紜如何先生曰為士者

凡於是非必有素定然後聞人言可以明其涇渭

否則人謂是以為是人謂非以為非終無實見矣

對曰小子昧識故凡此是非願得略聞而定之先

生曰兩翁以平生道義之交乃至於此是豈一朝一夕所致必其醞釀已久而吾亦未之知也若懼禍之漸重作禮說以自解則是固無益而以相訂文字斥之為變說圖免是處人無餘地也然不念無辨之義長書呶呶言頗失和是又非矣長髻則以排斥為直截草廬則以爭辨為可發明此胥失也兩間所失非少甚有累於長者故吾嘗累書欲以保合而皆不念聽奈何

龍山錄下全

甲子後士林或有辨章之議則先生每以無辨之義申申諭戒曰事有大小義有輕重苟有害於大且

重者則小者輕者容有不得伸矣無辨則自起自滅只為一邊之一事對起則相爭相激轉成兩邊之血戰竟不免貽害國家所辨者小所傷者大矣其發於言語形於書牘者出於至誠故士林無敢違焉

周翊嘗從容問宋相所以誣捏本末先生愀然曰始吾不能預料善處使他至於此是吾之失也與我遊者只當勉我益審處義而已不必更及懷川是非也自是不敢復言

倦游錄下全

德浦文嘗語周翊曰吾從兄真赤子之心也某年往

見宋相於蓬山棘中歸言尤翁不待請而自言欲
致竭文也甚信之余謂彼在困厄之中喜於來訪
好意乍見耳纔旋踵伎心已復萌矣必無改理從
兄未安曰君何逆料長者也其後竟如吾言

玄石往復書出後士論分裂世道益壞先生對人酬
酢及書札輒引咎自訟每問人以處義之道魯門
日記

有論懷川事者曰我以義勝不亦可乎先生曰如此
說亦未可只看事理之當否而已有意求勝雖義

亦利私意之尤者也三速錄
下全

晚年言子敬在時常言懷川事猶未盡出必有盡出

之時今思之其言實有所見

又曰吾於懷川事不用子敬子恕之言追悔者多矣

雖兄弟之間久乃相信人之相信果難矣二公力
止請銘

事又屢挽往復
書先生不能從

先生曰吾之處懷川事不無誤處人謂無一事誤者
亦偏論也久後自當有甲乙之論但必不以我為
背師如今之言者矣又曰世人或懲於此事厭避
師弟之名則是自我貽害也

懷川事後時輩頗交軋先生於玄石以為立幟一邊
之計趙龍村深以為憂先生笑曰被人交搆而有

離合之慮則其交道可知縱使不離何用焉所懼
衰病如此將無以充副當初相期之意耳文集草
本下全
玄石累被懷川等磕深知其病處而務為彌縫有和
泥之病羅仲輔語頗譏斥先生與明村書戒之曰
和台本意主於謹厚而見得隨所遭之輕重故不
如此中之到底而已仲輔辭意涉於譏戲此等辭
氣不能濟事而徒惹爭端耳末俗哢哢自是常事
而彼此物我分爭乖隔已成風習悠悠世道此何
人哉吾輩所講只求一箇是字而已切勿以同異
置私意於骨中然後庶不陷於覆轍矣

斯文事起先生每歎曰朋友書來只說外間紛紜事
而已其於學問思辨切已處未有好消息豈一線
之脉將至斷絕耶

壬戌會于甘露寺時

以擬書
事相議

明友曰吾於九丈名為

師弟情不能通疑不得膺心知其非而不敢言大
義已虧今欲效比干一言而死耳又曰吾之蓄疑
原於叩質草廬事鄙曰吾願君效王蠋不願效比

干也

見南溪集○
拾遺錄下全

一庵嘗言辛酉擬書家人子弟未有得見者嘗從容
請見先生曰當時既未之送雖汝輩不欲示之也

遂不敢復請易箒後平日所佩小囊中書藁在焉
光紹嘗候沈樗村銷語之曰世人妄致疑於義利王
霸之書某幸獲拜先生接其德儀承其辭氣深認
其書語皆從赤心中一直瀉出無分毫計較無分
毫私意昔人之貴親炙以此也又曰一邊人之恣
意誣毀不但出於偏心黨習亦以不得親見先生
故也

李彥經以大諫疏論鄭澹事並及其為人先生聞之
曰臺閣只當論其事之當否不當論其為人近來
風習好以惡言相詆轉就乖激皆偏論也

見敬庵
文字下

全

時金閔諸人之言斯文事者每斥為戚畹干政先生
曰言議之是非得失亦不係戚臣與否戚畹云云
近於賈制不當以一箇題目罩却人也

先生嘗戒及門諸人曰程朱以來我國寒暄靜菴俱
遭世禍未聞有士林訟寃之舉湖南徐進士台壽
始為栗翁伸寃遂成風習此實後世痼弊勿論得
失其為病國均矣從吾遊者能知此義脫然不撓
不移正為隆師之道也

戒子
編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三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四

問答上

先生問曰全書天下善惡皆天理條謂之惡者非本
 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云或過或不及孰使之
 然哉將非所謂理耶曰竊思之天下未有無理之
 氣亦無無氣之理不可謂相雜而亦不可謂相離
 也故氣有善惡則可見理之有善惡氣有清濁粹
 駁則可見理之有清濁粹駁蓋即氣而理存焉有
 理而氣生焉故也然則先儒所謂理無不善而氣
 有善惡者何耶炭翁曰所以一動一靜者理也動

靜者氣也氣既動靜則不能無強弱盈虧而過不及生焉氣既有過不及則亦理之所不能無者然則善者理之本然也過不及者理之不能無者也如此則又似理無主宰任氣所為者然而又却不然

本文集草本下全

先生問曰統體一太極則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則萬殊也氣塊然太虛則氣亦一也立天地生人物則萬殊也如此則氣一而理亦一理一而氣亦一理萬殊而氣亦萬殊氣萬殊而理亦萬殊然則先儒所謂理一氣殊者何耶炭翁曰非謂有一統

體之太極存乎上而物物賦而與之一太極也太極抵理虛氣實譬如火於此而燃之以桑柘榆柳其火之性氣皆殊而原火則一火也又曰南冥云世之人高談性命而考其行會犬豕不若以此每談理氣未半未嘗不自顧忸然是學之太頭顱處學者不可不早知名義

先生問曰事有善惡條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曰竊思之人與禽獸與草木稟氣既有偏正通塞之異故理亦不免有偏正通塞之異聖賢與愚人稟氣亦有清濁粹駁之不同故理

亦不免有清濁粹駁之不同濁者之不可以之清
駁者之不可以之粹亦猶偏者之不可以變為正
塞者之不可以變為通也但人則俱稟中正之氣
雖有等級高下之少殊而不至如橫生倒生之全
異故加修治之功則濁者有可以之清之道駁者
有可以之粹之道而反之者終不及性之者之至
耳譬之水焉有容一勺之器焉其器污而水從而
污焉水雖本清而今不見其清則雖謂之濁水可
也有容升斗之器焉則其器潔而水從而潔焉今
使濁水澄清之無少渣滓如彼之潔則可能也畢

竟一勺之水不能為升斗之水則明矣炭翁曰反
之者雖不及性之者及其成功則有可一之理水
有可清之道則器有可大之理

以上二程全書

先生問曰論語篇次亦似有些意思如學而後為政
為政後論禮樂伯是也然欲一一比而觀之則鑿
矣炭翁曰得之

先生問曰子張學干祿若使今人答之必先言祿不
可干之義而聖人則不遮截人而祿不可干之義
與夫得祿之道盡在其中矣程朱於祿在其中上
費力說破者正恐人作孔子教子張干祿底看故

也如何炭翁曰所論得之

講見義不爲章先生問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如范堯夫麥舟事何如炭翁曰父必如希文乃可然義理臨時自有諸般

先生問曰甯武子章程子註似與集註意不同謂不要犯顏正救却去周旋韜晦故下便言比干事以爲此則當犯顏正救不可韜晦也炭翁曰然且如廢朝時清風君金權自初年稱病不仕廢人事家居至於君祿亦不受蓋必有見幾處也所謂沉晦以免患者耶及叔議立異被竄以死所謂亦有不

當優者耶此壁立千仞人所不可及處

先生問曰犁牛章稱人之善而暴父之過恐不似聖人氣象意者人或毀仲弓有父累不當取故孔子曰言父之過不能廢其子之善之義而門人只記此歟炭翁曰似然

先生問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伊川引之以致子瞻之誚蓋是日歌或遇當哭不可以不哭則如之何炭翁曰非謂是也昔嘗聞諸先人明日吊未爲不可故耳

講用舍章炭翁曰己卯諸賢如大谷東洲南冥皆避

世有跡獨聽松不然至今徒見其為山野隱君子而已所謂行藏安於所遇非他人所能學而及也先生問曰衛輒以子拒父其是非不待智者而知而冉求疑之子路仕之未知何故炭翁曰往事易見古人易議其時俗論皆以為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非精義者容有不能辨其非者此所以聖門高弟亦未免有此失也沙溪以為先王撥亂反正歷數在躬大院君雖在亦不當立云且如漢高祖既為天子則立宗廟時從太上皇數七廟乎從高祖數七廟乎昔以此問之明甫則疑而

未能質言此等處在三綱大倫甚哉然易知而猶且許多聽瑩可見議古之易而處今之難也

先生問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紂之號令不行於天下而訟獄謳歌自歸於文王也文王何不使之事紂而自有其二乎炭翁曰紂之號令自不能行亦無奈何迹則與五霸同而文王則率諸侯而事紂五霸則挾周而令諸侯心有公私之異耳先生問曰顏淵章小註輔氏云名生於實名亦何害是似未安雖是實名亦甚害鮮有名不浮者亦鮮有顧名而思副者如何炭翁曰所論甚是

講逆億章先生問曰重峰與栗谷先生書言汝立之惡且規其近之之非栗谷答曰以是心至斯受之耳設他日使君言幸而中願勿以先見之明自多也此可見君子用心之忠厚然如未至於先覺者欲不逆不億則為小人之所罔奈何炭翁曰君子固難罔以非其道然自古賢人之見欺於小人者甚多

先生問曰蘧伯玉當孫甯放君之謀不對而從近關出孫甯既逐君而復入甯喜謀弒君而又出以今觀之去就甚模糊而孔子稱以君子朱子引此事

以實之何義也炭翁曰自家識見未及且不可曉

論以上

先生問曰太極圖註朱子曰枯朽皆有理然則人死未化之前亦有所謂性者存耶氣日反而遊散以至於死死後安有所謂理者耶若曰枯朽亦有形形即氣形不滅無之前不容無理而猶存云則如人始生時所稟之理至死時盡無而別有枯朽之理耶炭翁曰理則非有生死之異而特以塞故不復通耳

先生問曰氣塊然太虛何紛擾之有豈以升降飛揚

為紛擾耶氣本太虛亦何有形象如煙氣者雜糅
飛揚而後凝而成人物耶炭翁曰充塞兩間無非
氣也升降飛揚為紛擾者是

先生問曰一故神以人身譬何物耶謂以天地萬物
之一理一氣譬身之四體一物而以觸之而無不
覺譬感之而無不通耶以此看之則與註所謂純
一之純聖人之心不貳云者異矣一故神以心言
而人身四體譬心之純一而觸之無不覺譬感通
而莫測耶炭翁曰下段所論得之以上近思錄

先生曰炭翁嘗言今人不可與議事如事合當如此

那人却欲如彼而來問則欲道如此恐拂那意却
且道如此固當但如彼亦未為大失此便是為人
謀而不忠聽之者亦不可信第二說為可行也此
語極會警發人

答明村曰光陰荏苒老將至矣舊學盡荒新得難冀
歲暮之感實不自己雖云學在日用間而讀書時
少終覺未濟於事須少動守靜加意於佔畢之功
也

又答友人曰凡看書活看則可通粘看則有礙然析
理不明則所通者非真通此為可懼所以貴乎朋

友之講磨也

又曰自訟云云今有何別法只當日新此心毋令怠勝吾敬常使書用工夫不為雜冗所汨自然不計其獲而自有功效耳

或問四子心近何書最要先生曰昔有問於楊龜山者曰論語中何處為要切龜山答曰皆要切此言誠有味

或問入道要訣先生曰昔有問為學宗旨朱子曰無他宗旨只隨分讀書比覺此訓最切於學者

或請見所述文字先生曰聖賢遺訓具在方冊後學

只當鑽研而已有何別樣發明設有之只為一場空言

或問書有要捷可以入道者否先生曰讀書之法俱有先賢所示程式循序致精自有所得不容更有他路可以單傳而驟得者

門人有言為學不欲姑且依諾先生曰此意極是吾人以實見求實是正自相依諾不得

有以親老不能離側從學為歎先生曰唯朝夕盡子弟之職餘力讀書使知行俱進是乃學也志在勿忘則自有日新之效

有根業料不能專心此學者先生曰但使此心有所存主不至於奔趨苟且之境則幾矣

有以居處不閒靜不得專意著業為悶先生曰隨時隨處讀書省身無非工夫為學不必在靜處閑處亦可用功

有患多病而不能存心者先生戒之曰看書則放心常收寡欲則諸病自退

有言貧病妨工先生曰古人工夫須從這裏過若為此等磨去回循汨沒何可謂讀書人

有受朱子書者先生與之講討目十餘板歎曰見其

自修與勉人無一句非用工夫語蓋既老而日新不已如此

先生曰朴潛治以人之疑朱子註者為大罪設令集註容有不審其害至小妄疑先賢之言輒欲穿鑿則流禍有不勝言故也

先生曰學者每事必要有恒讀書有常業眠食有常時日用有常度循循有序庶幾漸進於高遠若只希高鶩遠無以繼之則下梢闌珊無收殺矣

又曰為學是一大事直是終身工夫須以真實心地為基本而勿忘勿助循序漸進而已無奇特無捷

徑只如常茶飯一般

又曰士之為學如農之為耕何可避名

又曰有才者患無志志學者患無才此明道所以發歎於難得有精神而醇者也

又曰學者最不可以流俗自處處身不高則到流徇處輒有苟且自恕之心

又曰氣輕而量狹者多自主張雖學成終須有病痛在

又曰讀書先須逐句逐字讀之可得其要歸大旨不可謂之煩瑣而徑趨簡約也

先生嘗令學者讀書有疑即為劄記曰沙溪先生嘗為此工夫可法也又曰若作意為之則亦浮泛無實反為害

又曰中年以後從事節約之書實坡山遺訓然又恐所謂約者轉入於陋而意思益以孤單學者不可不屢省

又曰如論孟等書平易易知而味自無窮得其味則自當不知老之將至矣

先生答門人在朝者曰近思錄聖學輯要須要熟讀於此兩書得力則以之立身事君可以終身受用

又答學者曰為學不專在讀書不專在記誦惟體認身心則隨時隨處無非為學之事矣

又曰義利之辨最是喫緊用力處從古聖賢於此處說得激切動人其意可見

先生語明村曰晦翁所言世間萬事須臾變滅惟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此為真至之訓吾輩今日所共勉者此外無他焉

又曰為學無他只持敬窮理兩端而持敬之要在收斂身心而已窮理之要在逐日遇事接物每事求合於天理而已讀書求見此理而已

又曰存心居敬一段事不待許多說話惟窮理精義最難

又曰此學是終身事不可緩又不可急

又曰近來惟見得此學不外於日用者益覺真切

又曰聖門所教文行忠信而首篇又特發主忠信之訓積德之基莫要於此

又曰不務實地工夫而外求於人非為己之學也

又曰學者須要除去一副當不為己而為人之念一意下學行已則無立異近名讀書則無汎濫鹵莽立定規模真實做去如是三年而學不進者未之

有也

又曰日用工夫只當求善不當先求微妙求善則微妙在其中求微妙則易向別路去

又曰靜中必須有所事而後可以真知其樂不然則徒閒散而已

又曰點檢他人之得失無難而反之於吾身未易論說事物之義理常易而實之於行處實難

先生看陶山年譜歎曰退翁一生只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疾病門人筮之得謙卦有終之辭所謂神之聽之矣

又戒學者輕議論而少沉潛曰見退老工夫深細辭氣謹重真用心於內者覺氣像不侔矣一讀之餘不覺警省

朴南溪與友生論浦渚持敬說有異同而語欠謹遜先生規之曰後學於先輩論辨義理無妨而辭氣之間不可不存恭畏之實恐當猛省

又曰凡事知其未安牽於事勢而冒行者非行義之法惟於心不安則速改之而已

又曰毀謗之言皆有益雖無實事亦可推類修省寡不可謂人謗我而尤之

又曰吾人隨事只著道理二字得喪毀譽當一切任之而已

先生訓勵學者每誦曾子弘毅之語曰後學之不及古人處實坐無弘毅氣象學子有言隘狹欺怠為病者先生曰隘狹者不弘之病也欺怠者不毅之病也

三速錄

下全

又曰人須有激昂奮發之意可以有進

又曰學者要以聖賢自期待吾之性與聖人之性一也學不及於聖人則於吾性有不盡分處

先生嘗語學者曰人或要多讀一書以冀功效苟不

知其味則雖千百遍終無以得力且見人之讀是書得力已亦去讀之甚無謂其得力者自有會於心故耳

又曰孔門為學以讀書為本蓋持敬窮理收心養性皆在於此捨此無所據依

又曰為學莫要於求放心讀書為湊泊此心之要

又曰大學或問讀之百遍而文不通識不進者難與言學矣

又曰為學而無悅樂意者學無由進讀書要自得文之好處不知其好則文義亦終不可通

又曰所謂自得者非謂於聖賢遺訓之外究得別般義理也就其中真知其義趣與吾心泐然無間是真自得也是真為學也

又曰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孟子此言實千古為學旨訣

又曰教小兒一日闕讀顯有害雖一兩行不廢課則不知不覺中有進此亦勿忘勿助之理也

嘗言綱目成於朱子之手故凡例嚴正事實該備先儒好議論亦皆採入學者不可不熟看

又曰四七之辨多矣先賢所說義理雖有同異得失

皆自積功實見中寫出後學亦不可容易勾斷只當各就其說鑽研潛玩久後自有真實融會處

又曰栗谷先生所謂發者氣也發之者理也是顛撲不破底語而理通氣局四字又所以曲暢旁通無有窒碍名理之說到此殆無餘蘊

又曰有物必有理不依事物懸空說理者畢竟無摸捉

又曰事必求是

又曰遇事必求其所當然是窮理也

又曰寒暄之以小學童子自處真是作聖根基又曰

退陶東方之晦翁學晦翁當自退陶始

又曰程朱以持敬補小學之闕誠至訓也

常誦程子未有箕踞而心不慢之語曰收斂外面時
心自不放

有問大學有省察而無存養者先生曰如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此非不存養之病乎註曰
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此正存養工夫也

又曰皆實理也無物不體務實為徹上徹下之功

又曰一誠可以敵百詐

問叅前倚衡無或有係着之病否先生曰不可着意

亦不可不着意

問心有走在先生曰比如水在器中少有罅隙便漏
出去

又曰天理人慾相為消長此處不可不深省

又曰心恭可以受善

又曰為名而為善者雖愈於為惡其心已不誠凡
言一行要自省察出於名者雖善亦私也利也痛
革之然後可以入道

又曰自昔言至而行不至者多矣如管敬仲杜元凱
諸人實有說得好其行處却不能及又曰近見鄭

介清愚得錄其言亦儘有好處畢竟狼狽能言而不能行不可以論篤而與之者如此

先生曰和叔每言廢科而後可以爲學此語固好然國家既不能改設科取士之制則爲士者安能免此能不至於奪志則可矣若爲一切之論使之必廢科雖於子弟亦有行不得處

少輩做舉業者先生亦未嘗禁止勸其且勤功曰有志氣者自當不屑不然猶愈於無所爲又令勿觀雜書曰科文亦須以經傳爲本也至於內外輕重之分尤爲之反復戒告曰雖隨衆應舉能不奪志

善矣出身事君又捨學問何以哉

嘗戒子姪曰科場有僥倖之望是利心也利心長則無所不至矣

學子有請講禮學者先生曰禮自是學之一事有何別樣門戶世人或稱爲理學禮學此言可笑學者日用無非禮也節文儀則隨事講究卽此是學又曰橫渠以禮教人儘好人生日用無非禮也無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尤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也

又曰凡禮修舉則明廢闕則壞雖古禮不見用者要

存名目

閔彥暉將再娶先生書止之且言不畢三年而娶薄俗不可從也

又曰行禮一從家禮可無苟且之患有窒礙欠闕處方可以他書補之

先生嘗歎曰少輩之向學有將來者甚難得蓋資之近者未易故也

門人李晉聖早喪母嘗欲追喪稟先生先生愀然良久曰吾所未能行者豈敢止人之能行之者古亦有行之者誠高人一等矣然反求於心若有一毫

不誠為罪甚大唯在君自量如何耳

拾遺錄下全

東洙嘗稟曰自古名賢多有遺像傳世晦翁尤重之累寫其真又自述贊吾東儒先未見有遺像何哉先生曰似是中國人多精於畫藝我國不能故也曰然則為之固無害否先生不答門人李晉聖求善畫者以請先生峻却之今所存兩本畫者從門隙窺見描出不敢令先生知也

明村嘗問沙溪造詣高下先生答曰不敢僭論少聞於家庭以牛栗兩賢為東方案程朱而以沙翁為程門之和靖朱門之勉齋以此常謂牛栗之後沙翁

當承其統矣又曰玄石嘗言寒岡沙溪實合從祀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如粟谷然後方可定五
賢高下未到此地位只合尊其道學而已從祀當
否何敢斷定

先生嘗曰禮猶有古經及先儒說可依據惟義理無
形寂難制宜每臨事却費裁量

又嘗語東洙曰李君輔弼近送其禮說甚精詳其老
而勤禮如此人之日用酬酢多在儀文經變禮書
不可不着力汝須熟看家禮源流可也

先生曰崔相及南子聞鳴鶴諸人請刊行家禮源流吾

意以為兩冊家禮世人亦未能熟讀此書雖出誰
能看乎且姑未成定本未敢便許也

源流書老先
生與市南共

編後來老先生
更加修潤者也

先生曰吾意俞相基

相基辛龍潭以源流為市南所
獨編托時相請刊於朝廷曰此

惹開
告絕

若見源流手寫真蹟則當有悔悟心矣乃愈

往愈甚不料人之至於此也彼雖無狀在吾不可
輕棄故頃書縷縷開其自新之路而答語轉益乖
駭市翁之孫乃如此可傷也又曰彼最初上京時
過此而略不言及源流事是其心已偏也若無私
意雖市翁事豈不與我議乎是非卒不知共編之

實者也雖謂共編不害為市翁書吾欲明其實蹟而彼乃如此亦奈何又相基往復書雖一家子弟不使輒見曰見其悖慢而盛加斥罵則是自我絕之甚不可也儒生輩會議將聲罪相基先生招諸生峻責曰無吾更見也以上出敬庵文字

一庵曰某嘗稟鄭霞谷齊之學先生曰和叔在時謂其學近陽明頗事辨斥吾以為所見偶有異同自當矯揉不必先事攻斥以生爭端也仍曰士仰畢竟高於人甲子後知舊書來無不提及懷事獨士仰書只如平昔道寒暄而已更無一語及之其意

蓋以為外間紛紜干甚事也便見他超曠處

從姪洗馬

智教

嘗用功禮書劄錄質疑先生賞之曰少

輩中講禮之精無如某異日決疑斷變其歸於某乎有疑文來質者多使之剖答

門人趙恭徵篤志力行先生深與之取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之語手書拙修二字以勉之趙以扁其齋以上出敬庵文字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四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五

問答下

問太極圖小註精粗本末無彼此釋疑沙溪以熊氏說爲非蓋曰朱子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理之說而云也然言各有當恐不可滯泥本註上文既曰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則已是卽氣而理無不在之意於此又曰氣之精粗本末理無不在云則這一句文義重複全乏意味而又與上下文勢不倫恐不然熊氏固多穿鑿然此語則不可謂非如何先生曰精粗本末鄙見正如此

來示不謂暗合如此實疑錄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與通書幾善惡之善惡同義而第以本段不註觀之則善惡分一句應形生神發萬事出一句應五性感動其意以為形生於陰神發於陽則其類自有善惡之分五性感物而動則其四端七情之殊散為萬事云也如何先生曰陽善陰惡固應形生神發之句而至於善惡則動而後可言若未動之前則有何善惡之可言耶雖以動後言之而不害其與形生神發相應也

問惟人也得秀最靈註形生於陰止又以類分圖說

本意則以為形生神發而既有形氣之私故五性感動而為其所掩則惡不失正理則善今此註既曰形生於陰神發於陽又曰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夫陰陽之沴皆為惡其正皆為善而今以形之陰專屬之惡神之陽專屬之善無乃未安先生曰陽善陰惡以本有之二氣言則陰非惡也而以象類言則惡屬於陰云爾今以一事喻之晝夜冬夏死生乃本有之陰陽而夜不如晝冬不如夏死不如生則善屬於陽而惡屬於陰其類自如此耳

問崔石溪嘗問明明德小註北溪說栗谷駁之曰理

日知錄卷之五
二
氣元不相離非有合也夫理氣雖不相離決非一物謂之合者未見其有病而栗谷說如此何也沙溪答曰理氣元不相離本渾融無間若如陳氏說則人物未生時理氣各在一處至生人物時始與人合如陰陽男女之為可乎栗谷非之之意必以此云如何先生曰本渾融者非朱子之語即平巖之添刪者也玄石嘗曰栗谷之意每恐世之學者有分看理氣之弊故有此說然理氣終亦不容為一云矣北溪在朱門名行最高然安有無一字罅漏一如諸賢之說哉

問誠意章徐孤青曰善惡乃意也沙溪曰若然則善則誠實為之可也惡亦誠實為之可乎余意好惡謂之意也善則誠實好之如好好色惡則誠實惡之如惡惡臭也兩說孰是先生曰玄石言朱子以為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是意以或問所謂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足以長其惡者質之其旨甚明然則孤青固為失之沙溪直以好惡為意者亦恐未安

問特稱曾子曰之義先生曰陽村云特加曾子曰者諸傳皆是直釋經文之意而已惟此一節曾子曰慎獨之言而特發本章言外之意以警門人故門人亦特稱以表之退溪先生曰曾子嘗誦戒之辭故門人特加曾子曰三字以爲萬世之警策兩義皆通相兼看尤好

問正心章註一有之而不能察或不能不失其正此兩句諸說多異同而且或字栗谷於聖學輯要刪去妄意章句一字不苟必無誤下之理蓋一有之義退溪說爲是或問之意正如此以或問參之章

句則其曰惟其事物之來即一有之義也其曰有所不察即不能察也其曰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即不能察之弊也其曰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即欲動情勝之謂也其曰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即其用或失其正之謂也蓋曰一有喜怒哀懼之事不能遽忘而察乎理則不惟應之失當心反爲其所繫縛欲動情勝而衡平之體已失其真故其用或不能不失其正云爾若以有之二字爲訓有所之義則不能察三字文義倒置恐不然且或字似謂一有喜怒而不能察心

反爲所繫累則欲動情勝而是心之所行或失其
正云爾下得或字恐精當縝密如何先生曰一有
之訓以文義看之則沙溪先生說優於退溪先生
之說矣或字之意以爲不能察則失其正故下或
字耳非謂欲動情勝之後或正或不正也輯要之
去或字未知栗谷先生之意而意者以爲欲動情
勝則必失其正故欲直截發明而有此刪去耶來
論以察字爲察理恐不然此察字乃謂不能察其
心之存否云耳若謂之察理則又轉向格物上去
矣所謂有之二字非有所之義者未可曉只曰有

則有可喜可怒之謂也曰有之則卽有所之謂也
文義自不同也或問所謂事物之來只是平說與
其上文感物之際者同非照應有所也幸更詳之
辛巳二月絀始到酉峰納刺入謁陳重趺遠來之意
先生曰學問只在當人日用之間不在遠尋師友
也仍曰顧吾老病垂死愧無以副盛意翼朝進拜
先生起謝揖讓頗持禮敬絀辭曰小子此行誠願
執役而先生乃賓主之不勝未安先生曰禮也出

入必揖之

曾門日記下全

絀請學曰小子於儒家諸書雖粗嘗涉獵更欲逐書

講質敢問何先生授以牛溪先生所編為學之方過五六板請少間曰吾自無厭倦之意曰剖釋文義誨語諄諄又勉之以涵養工夫

絀畢讀大學請曰以讀書次第言之今當讀論孟而中庸文字義理深奧雖嫌躡等請先此書先生曰中庸固可讀大學或問亦不可不先讀遂授或問絀受心經附註先生曰新安陳氏說善發明朱子意甚好看和叔在時每言陳氏當從祀聖廡絀以先輩所辨四書疑義傳寫本書紙頭先生見之教以別紙貼付勿令汚冊面

一日有客來謁無所講稟而久不退先生與坐移日曰語之曰豈有所欲言而未之發歟抑路遠而未能歸乎主客無可語而坐久恐欠為客之道也客乃辭退先生語絀曰吾言雖似迫切其所自處當如是故告之也絀對曰非迫切是亦教誨之道也客有自京來候而去絀問客有何言先生曰客士人也而憂國太過故不與之酬酢

先生舉客人語曰人家子孫之不肖者不能法祖先之善行而必學其不足處此言正中人家子弟病痛絀對曰非惟子孫弟子之於師亦如此先生曰

誠然

先生見小孫遙呼門下客以傳語召戒之曰於長者

當就而告語何敢高聲呼之耶此非敬長之道也

金道以時濟問除夕家廟夕謁士夫家多行之如何先

生曰是無於禮之事鄙家不曾行之

朴大叔鐔暮服中行姪女婚請其外祖主席大叔叔

姪不叅先生聞之曰此固執禮之意然外祖主婚

未知於禮如何

一日講鄉飲酒儀在座諸人皆叅先生曰吾近欲略

備臺酒月夜與諸君行此儀緣執事少人未果

崔相國錫聞練負笈魯門念當久客書托助糧於公

州牧趙公持恒而是書付練行中嫌於自傳歲在

篋中農文曰少輩聞之未安也即函文前而責之

曰不意吾兄之門有受書領相而來學者先生固

止之曰其書非如詞訟請囑也崔相以迂齋執友

念汝柔此來主客俱艱欲公州之助書糧耳不可

一緊論君宜恕之是時雖豕先生諭解悚慄若負

大戾權初從迂齋學公州迂齋之從弟

練將歸請曰願賜一言可以終身佩服者先生誦論

語任重道遠章以勉之又贈粟谷先生為學之方

圖及大學或問疑解續等書練拜謝仍請曰先生於學方圖既以立志務實二目添入似不可無後說以發其義也先生辭焉

丙寅三月澳初謁酉峰門下請學先生甚謙不許既而見余誠懇始進之授以擊豕要訣先生聞澳鷄鳴起讀書戒之曰量筋力而行之不宜損氣以生

病
錄
下
全

先生語澳曰君年少有志何遠不到然少而不力到老精神衰退無復能有為也有志者必以遠大自期仍誦弘毅任重之訓又曰然亦須以助長為戒

又曰士志於學必須以學自處若畏人譏笑而避諱之則無以進於道矣朴老范鎮常言先正其心姑勿以學者自處某謂未然以學自處然後警戒修省自不敢不勉矣

又曰為學當以過人欲存天理為本領

又曰師友之間當以古道相點檢

問工夫下手處以勿自欺為主乎先生曰其難矣哉所謂生死關也能如是則表裏相應言行一致矣仍誦溫公元城問答語曰此所謂盡心行己之要問澳點檢日用多有尤悔昨非今雖覺如是度日恐

終無以到無過之地先生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蓋月覺日悔然後可以入聖賢之域少有所得便自足者不可以改過而進德矣

問澳平居凡事病於過精此氣質偏處治之有何法先生曰自知者能自治

問初學每患務外何以則無此病先生曰只要內實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少

問初學多病自矜何修而去之先生曰自矜者所見偏小得小為足故也能以遠大自期即無這箇病先生嘗語澳曰士之處身當直如弦

又曰氣質之病最難治朱子云諸病易治惟胎中之病難治欲治氣質之病當百倍其功

問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當時諸子可用此道如後生末學若全不啓發何以自知乎先生曰豈有古今之異哉然朱子有言曰須是為他說

一日進崔生昌大古詩先生覽而稱其才謂曰此人君不能勸以學問耶對曰朋友間過亦猶懼不從況此大事乎先生曰大事故正宜勉

李與少
同學於

問富貴而志於學與貧賤孰難先生曰脫略紛華而志於道為尤難

問剛先生曰其克已乎剛則常伸於萬物之上不為欲所屈問剛惡柔惡曰剛惡自暴者也柔惡自棄者也

問勇先生曰見義必為為勇曰勇是克已乎曰克已剛也剛以克已勇以進學

問知足先生曰外物上要知道學問上不要自足問與眾處而不從眾則多怨如之何先生曰有可從

眾者有不可從眾者然致怨之道常在於矜己之長以愧人之短也能不矜己而愧人庶幾無怨問士之處末世何以遠禰先生曰慎言行思不出其位可以免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賢之士之處世以慎言為主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是一理而繼善謂之陽成性謂之陰何謂也先生曰物之生成莫不稟受天地陰陽之氣繼善稟受之始故謂之陽成性遂成之終故謂之陰

問谿谷論中庸章句有云修道之謂教教字當訓以

明齋言行錄卷之五
十
恐懼戒慎而朱子訓以禮樂刑政者似非此說如
何先生曰朱子所訓舉天下而言谿谷所論從一
已而言谿論偏矣

問父母遺言或害於理亦當從否先生曰尹和靖常
誦佛經人問其故曰母有遺命然亦當有不可從
處耳

問司馬公曰某事親無踰於人能不欺而已子之於
親宜無所欺然事或有告知以致親有過舉則如
之何先生曰父母或有激惱之慮則事有不必告
者亦豈無積誠宛轉之方也

問今人夫婦多不相拜何如先生曰夫婦相敬何可
無拜也

問處兄弟如何先生曰平居和樂怡怡如也或過失
警責必須誠意感動然微細事亦未宜輒加責勵
問他鄉值先忌似有變節如何先生曰昔先人於是
日必曉起盥櫛衣服冠危坐待明趙冶谷克亦如
是云

問妻父母喪三年內入妻室似不可未知於禮有之
乎先生曰女適人者期年而除服待除服禮也
問婚禮之幣人家或有傳子孫以為用者如何或言

幣者只是執贄相見之義似無不可澳以為但以執贄之義言之既用之物更用他處為不誠先生曰君所云不誠者極是幣必誠古語也

問禮云入里必式過忠孝旄門式之何如先生曰可也古者在車有式今則馬上亦可式也

問程子不知邢恕知未及聖人而然歟先生曰聖賢之見欺於人非聖賢之病也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言

問辨賢邪最難先生曰孔文仲初以敢言之士為東坡所誤論伊川後覺其非嘔血而死見識不逮故

也人之行已處事在知識故栗翁曰朝廷之上見識為大

問孔子不見陽貨以其惡人故也人之不善至於得罪倫理者當不見耶先生曰不見可也曰親戚則如之何曰亦隨其事之大小而處之耳

問業功令以媒進似有枉尺直尋之意先生曰謂之枉尺直尋則過矣然如借作換手隨從之類所枉極大自有禁條為士而犯法可乎能自作自為然後方可赴舉

先生謂瑞寅曰今人不知學問所謂讀書不過以資

舉業而已學者須要知性善知性善則可以入德矣對曰瑞寅欲從事學問無乃晚乎先生曰二十餘歲何晚之有朱子曰雖八九十歲亦當立脚於覺悟之時子自今爲之何聖賢之不可到北學錄下全問欲和易則易流放肆欲矜莊又患跼蹙不舒何以則得其中歟先生曰爲學之初安有舍矜莊而徑入於和易者用力於莊敬久久自入於從容不迫之域

問前日承教凡日用之間於其善端之發必加體驗之功以自省察曰此是惻隱之心此是羞惡之心恭敬是非莫不皆然則自然習熟易於擴充矣某服膺不敢忘但日用間每欲如是得無思慮紛亂之病乎先生曰若未發之前欲一一辨析則誠有病但於已發即加省察知得如此不復留着則何患思慮之紛亂乎

問先儒論精粗隱顯曰粗顯即事物當然之則精隱即事物所當然之則於精隱加一所字所以明其體也而又曰天下之物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然則體之上別有一體耶先生曰所以然所當然實一箇也非體之上別有一體

問朱子書曰一日整頓得三五次又曰隨處提撕上
下文義似不照應既合隨處提撕何以又云三五
次耶先生曰隨處提撕初學恐不能若能三五次
整頓則亦可以勿忘勿助而循序漸進自無間斷
問怒有血氣之怒有理義之怒所怒雖當理而未免
動了血氣則恐不可謂理義之怒先生曰所怒一
出於理義之當然則雖不免動氣之病亦何害為
理義之怒耶

問花潭以格致為事作題目揭壁上日日逐目窮究
如何先生曰何必如是循序而進可也

一日受書畢將起先生命之坐問曰鄉里有志學之

士可與交遊者乎周翊對曰無之先生曰講學須

與朋友共之又問其地亦有黨論否對曰戊午疏

頭人棟川按乃同鄉人也先生曰為士者豈可為

黨論如許人不可從遊也德游錄

問大學或問以程子所次大學直以為非何也晦齋

補遺又以朱子補亡為非亦朱子論程子之意歟

先生曰是是非非自是一箇公理至於晦齋補遺

退溪先生已有定論後學只當遵朱子而已甄山下

問或問論格物說曰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別窮一事而又窮不得則奈何先生曰又當別窮一事蓋一事上窮不得姑捨之更窮他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事事窮到極時前日所窮不得者到此亦得相發自然通曉矣看書亦然一處透不得雖終日思索亦不能解不妨別觀他文字用力前去則前日透不得處亦可以與此相發矣

問讀書或謂須一讀盡百遍有效或謂分番循環讀之為有味何說為長先生曰每四五十遍循環熟讀則雖未有新奇見得處自於已知處更有分明

洞徹底意味

問讀書未有新知之益亦未覺有碍滯不通處何以則可無此病先生曰讀書者於人所易知之外必欲深究別義則不免墮於迂曲穿鑿只當就易知處熟讀玩味使其所知者常了了於心上洞然無有一點鶻突處如此則雖無別般新得亦自有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矣又曰凡文字平順看別無疑處也是好不必以為病

問緩讀細究自是讀書之法而恐亦病於弛緩先生曰太緩太急皆病也

先生曰伊川有鷄雛觀仁之說此何以觀仁對曰鷄雛生意始發似與牕前草一般先生曰然凡物皆然鷄之大者非無生意而不如雛之始出殼穉嫩之時尤見有生意如博施濟衆是許大說仁者不如赤子入井時惻隱之乍萌正好觀仁取喻之取切而易見者也

先生嘗論逝者如斯之義仍問知此水有窮極乎對曰聞諸海人流水入海即漸盡消滅然乎先生曰未知入海果如何消盡而以原始反終之說觀之則水既有始生處必有終盡之時源泉混混不

捨晝夜是氣也氣盡則息水之入海氣已盡矣到此自當消盡如人始生則氣日滋至於寢宿之時亦未嘗少息至老而始盡仍曰水流而不迴人衰而難壯此志士所以欲及其少壯而有爲也嘗書戒道成曰少壯光陰真箇難再得之物須加勉勵人多於年少時頗有志趣漸長漸懈弛卒至於無所成就到老兀然爲庸俗人而止甚可懼也先生曰今人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故未有能立志做實功者可惜

問朱子曰好做時文爲人則甚做文應舉便是爲人

則應舉者恐不可為學而栗翁有并行之說何歟
先生曰雖做時文無要名利已底意念則非為人
也既無為人之病亦何害於為學栗翁并行之說
盖以此歟然要去要名利已之心就兩者亦有難
易學者所當猛省昔慎齋先生入場屋終日危坐
與在家時無異未嘗以得失動心欲并行者當取
則也

問子女婚嫁欲一遵古禮無碍俗之嫌否先生曰婚
禮講古禮行之甚善不然則讀書為無用隨事體
認隨處踐履為學無他只是如此

朴大叔在門下齋糧不用其兄之官廩先生曰私用
官廩雖不便不食兄之祿無乃太執乎大叔即奉
教

先生語命賢曰朱子云讀書寧拙毋巧寧疎毋密多
疑而巧者固讀書之病也今君實有是病於不當
疑慮苛生疑端不可不自知也須循循講習讀去
讀來至於久而熟焉則當漸見通透豈可尋摘幽
眇遽期遠效乎

戒子編
下全

嘗問太極說妙合之妙字義未詳先生曰真以出精
故曰真精出於真故曰精精真無間而造化生故

曰妙合其言之密而義之備如此

先生嘗戒之曰所謂為仁由己只在力行如何主敬之功未得活法反或為樞苗之病惟就四勿三省等語深自點檢作一身上功程不敢欺不敢肆則自無非僻之干此制外養內之功也

先生嘗語門人李世瑾曰紫陽綱目前事得失載焉栗翁輯要修己治人之方備焉為士為官不可不

熟讀此二書也

見祭文

○拾遺

又語門人沈垞曰立身事君見識為大勉之哉

碩教上京告行先生語之曰人心各自有權度事至

而思之求心之所安而已心所安者儘有當然底道理入京切不可隨人雷同

元教來學屢年得痼疾先生憐其貧且病語之曰莫非命也但當盡已分之所當為而已及其歸又戒之曰即日用之間收心檢身隨處省察隨事體究無非工夫雖病不能讀書從事於斯是亦學已日月逝矣汝須勉之

明齋先生言行錄卷之五終

明齋先生師友從遊錄目錄附

金真齋 鄭抱翁 卷中 醒齋 異相 崔良齋 奎瑞

董士 趙松谷 復陽 趙透齋 特謀 李諮議 泰壽

石湖 李晚菴 尚真 趙龍村 轉重 南海隱 鶴鳴

魯西 朴西溪 世重 羅明村 良德 尹慶士 椿

俞市南 朴南溪 世來 白西村 光玉 尹德浦 椿

權炭翁 俞校理 命胤 李龜川 世高 尹震德 椿

龍西 宋問道 基厚 李養窩 世高 尹進士 椿

宋同春 淑吉 徐梅壑 鳳翎 朴滄溪 詠

李草廬 惟泰 宋慶士 斗章 鄭霞谷 齊斗

成南平 至善 韓椽村 永其 任俊 柳震英 李參判 二瑾
 關誠齋 以升 韓進士 配商 以奉事 廷熙 尹正字 明位
 朴定齋 泰輔 尹松陰 向 韓正叔 佑箕 李應教 世德
 朴持平 錫 李晦伯 世 鄭泰奉 萬勝 權監役 錄
 崔持平 是 李正郎 身 鄭泰奉 次 梁德村 得中
 趙敬官 東龍 成泰奉 孝 金直長 道成 成景登 錫
 李參奉 姪 李君晦 隆 李汝民 玄 閔季昇 峻
 韓判官 配夏 李象齋 增 宋寬夫 文 李佐郎 廷大
 成僉樞 至行 李松齋 洪 宋忠甫 弼 金樂天 最
 趙拙修 泰徵 韓監司 配周 朴正字 泰漢 宋德翁 介 賢

李參判 廷傑 李伯賢 恩齋 姜懷仁 再伯 尹參奉 昔教
 崔諮議 錫文 姜省齋 鄭慎晉州 惟益 尹洗馬 智教
 權判書 以鎮 尹仁伯 元教 鄭季周 多陽 尹鴻山 仁教
 沈大諫 坡 金季章 斗文 鄭福元 壽慶 尹左尹 勉教
 李教官 德欽 鄭監役 錫老 李楚寶 世行 尹崧菴 良
 李碩老 玄 吳副學 逸采 朴進士 壽仁 尹判尹 東
 李楊根 道載 趙司禦 漢輔 金士賓 瑞寅 尹一菴 東源
 朴錦山 弼基 李真寶 辰炳 李君叙 錫九 尹君謨 東益
 金島翁 時濟 沈景甫 天 李參奉 揆 任副率 思敬
 李隱皮 晉聖 李仲老 壽 尹見之 可教

擬編師友錄附于下而諸公狀誌又字未盡出
不得收拾只書目錄以俟後日

明齋先生師友從遊錄目錄終

